



我叫张进财

微小说

□ 蒋育亮

那天，他是拄着拐杖蹒跚上台领奖的。碰巧的是，排队领奖时，我正对应着给他颁奖。我郑重地把奖金和荣誉证书递到他手中时，他的手有些微微颤抖，连声说着：“谢谢！谢谢！”他羸弱的样子，让我心里生出些许痛惜。我嘱咐他多保重，他满脸流露出感激之情。

“咔嚓”，记者敏锐，瞬间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珍贵，因为这是他活着时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他叫张进财，是这次全市表彰的“十大见义勇为为模范”之一。他的事迹，在桂城市家喻户晓。我两个月前，刚调来桂城工作。每到一处，都有人说起他的故事。我勾着手指头默默数了数，至少已十遍。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在我的心里，却早已对他充满了敬意和敬仰。

“我叫张进财。”表彰会结束后，我送他乘车，他自我介绍道。“爸妈生下我时，家里穷，盼望着我能招财进宝呢！”他解释着自己名字的由来，显得有些腼腆。我会心一笑，表示理解，便搀扶着将他送上了车。

199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寒风凛冽。漆黑的小县城，早早归于沉寂，街上偶尔有一两声犬吠，惊吓得原本零星寥落的灯光苍白摇曳。一位老人，牵扯着一名女生急急赶路，突然，从巷道中窜出两名酒气熏天的青年，奔着女生就扑过去搂抱。女生大声哭泣，老人大喊大叫。声音，在夜空

中盘旋，凄厉而悲惨。闻声而来一名青年，与两名歹徒奋力打斗，最后成功保护了这名放学归来的女学生。而他自己，却被打得右腿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住了好几个月医院。

他，就是张进财。那日，到县城赶集，卖完水果归来。

2021年秋天的一个午后，阳光慵懒地洒照着大地。两名活泼欢蹦的小孩，像两只无拘无束的小羊，在村中“咩咩”撒欢，尽情追逐嬉戏。忽然，“咚咚”两声，便传来小孩急促的呼救声。正躺在门口木椅上休憩的中年男人，一跃而起，跛着脚朝呼救声方向赶去。只见前面的沼气池里，两名小孩无力地挣扎着。他毫不犹豫，迅即跳入沼气池……两名小孩得救了，但他却因沼气池缺氧和细菌感染，引发大脑组织部分坏死，右脚因感染截去了两根指头。

他，就是张进财。高平县高平乡咎兑屯的一名普通村民。

那次全市见义勇为表彰大会是在2024年夏天召开的。那个夏日，高温闷热。送张进财乘车后，我交代那位记者，尽快将颁奖时的照片洗好送我一一张。记者效率挺高，傍晚时分就给我送了过来。我瞧着张进财那腼腆的笑容，心里有股莫名的暖流在涌动。我将照片端正地放在书桌上，嘴里却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张进财，好样的！

晚饭后，我来到绿树成荫的市民公园，三三两两的市民，漫不经心地徘徊。正值夕阳西下，晚霞如火焰般地燃烧，将半边天染成了血红色。偶尔有清风徐来，树枝嘎吱作响，时急时缓，时轻时重，似杂乱无章的乐曲，让人遐想联翩，惬意无比。我正陶醉其中，手机铃声乍响起。

电话是高平乡乡长打来的。人未开口，哭声传来。我正诧异，乡长说：“张进财——走了！”乡长把“走了”两个字说得很重，我自然明了其中的意思。“怎么可能？你们不是下午才把他送回村子的吗？”我焦急地反问。这次表彰大会，是高平乡乡长陪着张进财来的。乡长哽咽着说：“今天傍晚，他们村一座木头房屋着火，刚回村的张进财不顾个人安危参与救火，一根烧断的房梁斜砸下来，正砸中他的头部，呜呜……”电话那头，乡长愈发大声哭泣起来……

我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走回来的。脑袋空荡荡的，没了思绪。望着书桌上的照片，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掉落。上午，还腼腆微笑；下午，却阴阳两隔。

高平县高平乡咎兑屯，那个叫张进财的人，永远地走了！

今年春天，我去高平乡参加一个会议。会前，我专程去了趟咎兑屯，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春日，咎兑屯后山的一个土堆，野花怒放，竞相争艳。土堆前，立着一块青石，上面雕刻着：见义勇为为模范张进财之墓。我俯下身予，虔诚祭拜，随后顺手摘下几朵艳丽的野花，端正地摆放在墓碑前，而后默默离去……

第二天，我到乡里参会报到，签完名，刚要走进会场，乡长拿着会议签到册追了上来，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写错了。在我报到签名的一栏，赫然写着：张进财。我先是一愣，却随即释然。微笑着对乡长说：“没错啊，是张进财啊！”乡长有些不解：“您可是这个张新才啊？”我没做理会，头也不回地走进了会场。

从高平乡回来后，我毅然决然申请将我原有的名字“张新才”，正式改成了“张进财”。



后来，每次向人介绍自己时，我总会大声地说：“我叫张进财，前进的‘进’，发财的‘财’！”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委政法委）

漫画/高岳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心中的大花园

□ 许印

梦里
小书童拉我到书屋
翻开《周易》
他说“丘园”也是家乡的称呼
翻开《诗经》
他说“桑梓”也是家乡的称呼
翻开《楚辞》
他说“故宇”也是家乡的称呼
翻开《史记》
他说“故里”也是家乡的称呼
翻开《汉书》
他说“纷榆”也是家乡的称呼
也不知翻开了多少书籍
“故国”“乡关”“乡井”……
原来它们都是家乡的称谓

一缕晨曦抚慰
梦醒了
睡得好甜甜甜
感谢美妙的小书童
我也要告诉你——
我们有个共同而美丽的大家园
叫作中国

（作者单位：河北省鹿泉监狱）

我的“老伙计”

□ 魏炜

晚上10点多，领导发来明日的工作安排，让我出外勤。我赶紧请出我的“老伙计”——一只大号的塑料瓶子，可以装一斤半水。我把瓶子洗净，放在桌上。

“老伙计”已陪了我好几年。这个“老伙计”好啊，密封严，只要拧紧了，即使倒了，也不会漏水。装得也多，这一大瓶，够我喝多半天的。但有一样不好，就是茶叶闷在里面，有一股熟透味儿，失了茶叶的本香，故而，不适合沏绿茶，可以沏花茶、红茶。那些茶味道本就厚重，再熟一点儿，也不为过。

很多老警察，都有类似这样的“老伙计”吧。尤其是在高温天气，动辄三十六七度，上勤的空隙，得赶紧补充水，不然，可真危险。年轻人可以喝矿泉水，可我这肠胃不行，喝完凉水肯定难受，只有这茶，润口润身润心。而冬天的时候，临出门时灌满一瓶开水，放在车上，也迟迟不会凉，即使到了下午，余温犹在，抿上两口，浑身舒坦，暂解饥渴，真是一种享受。

但是，我也有懈怠“老伙计”的时候，那就是休息日。早晨起来，我习惯做上一壶热水，洗净杯子，沏上一杯绿茶。我已喝了多年的茶，对茶有了依赖，不放茶的水，基本喝不下去。其实，我对茶不是很讲究，什么茶都能喝，但要说最喜欢的，还属绿茶。我习惯用玻璃杯沏绿茶，当开水倒进杯子的那一刻，看着原本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浸润了水汽，渐渐地沉入水底，轻轻盈盈，柔曼如舞，水的颜色，也渐渐变绿。袅袅茶香从杯子里飘出来，在房里氤氲。闻着茶中隐隐带着的鲜味，闭上眼睛，似乎能看到那翠绿的茶园，还有那满山绿意中的无限生机。

茶，讲究个品。浅酌慢饮，方为品。从字面上来看，三个口构成一个品字，那就是说，你要品的时候，要浅尝细品，不能超过三口，否则就是牛饮。品茶时，一要有时间，二要有心境。休息时，可以细品一番，享受这一刻清静自然随意。虽然我并非文人雅士，也不喜欢装样子，但我喜欢品茶，惟有时，我的心情是最放松的，也是最平静的。

那些细细小小的叶片，饱满舒展开，像一朵嫩绿色的小花，在水中绽放。胞生生水

灵灵的，夺人的眼。那水也被浸润着，慢慢变成绿色。一股清香，缓缓飘出，那是春天的气息，那是田野的芬芳，那是阳光的味道。我则捧一册书，看上一段，等茶汤微凉，就端起杯子，浅浅地啜上一口。新茶入口，有清香，也有微涩，待到回味，却是沁人心脾的润。慢品几口，放下，再看一段书。就在这细品慢尝中，我的心宁静下来，从文字中跳脱出来，慢品故事，也品自己的人生。人生就像一条河，有激流险滩，也有静水深流，更有清平如镜，这样才有风景，才有魅力。

休息日毕竟是少的，更多的还是紧张忙碌的日常。把品放在一旁，暂时忘记心境，先上好闹表吧。我的闹表通常要宽裕出十几分钟，那是烧一壶开水的时间，先在塑料瓶子里放上一撮茶叶，等到水开了，先倒进半瓶，临出门时，再倒满。这样，泡出的茶就少了些熟透味，更多些茶香，喝起来不会太烫，也更感觉舒坦。

该出门了，带上我的“老伙计”，走喽！

（作者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



秋雨后

梵若 摄

老“实”匠

□ 杨祖友

他姓张，出生于石匠世家，是位被招到我村的上门女婿。岁数虽不大，手艺却精湛得很，人称老石匠；也因他为人憨厚，办事特别实诚，而“实”与“石”同音，大家又叫他老“实”匠，连顽童都这么叫，他从不计较。

印象中，老“实”匠身材中等，一张火炭脸，一身腱子肉，随身总背个装满雕石工具的帆布包。我们村很大，张家要凿副门槛，王家要打个石磨，李家要弄口猪槽……都要找他做，老“实”匠在村里吃得香得很。通常是这家活尚未干完，那家就上门催：“张师傅，啥时轮到我家呀？”听到这话，他总在略作思索后审慎地回答：“还是后天吧。”话说得和软，主要是怕出意外，失了信誉。

至今还清晰记得他帮人加工门槛的整个流程，石材是出好活的基础，那是个炎热天，张师傅随主人来到后山的一石塘口挑门槛石。石头的宽度、厚度要适中，没有夹层，天青色，石质致密，纹理均匀，没有线条状的杂质。对照上述标准，他蹲在石塘中，对一块块石头进行反复查看，反复触摸，反复叩击甄别。

村里的几名壮汉将选中的石材抬至村口的大柳树下。张师傅用弹墨线和墨尺在石上做好相关标记后，脱掉上衣，将一条粗布巾往腰间一束，再向手心吐两口吐沫，左手握稳锥形大凿，右手高高地抡起铁锤，只听“当”一声响，雕刻门槛的第一道工序正式开始了。首先要清除石上的边角料，这是项耗时又费力的活。那时不兴包工，都是以日算工钱的，张师傅对自己的工期赶得很紧，每天早出工晚收工，按他的说法是“攒自己的活，赚良心的钱”。腰背酸痛时，他会就地坐下，用早已汗湿的粗布巾，擦干流淌的汗水，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抱起碗口粗的茶杯，“咕咚咕咚”喝几口。做完这一切，“噢，噢”，向手心啐几口吐沫，再来回搓搓将继续忙碌起来。

在老“实”匠黝黑粗壮的胳膊无数次挥起又落下的轮回中，在铁锤连续不断的敲击声中，门槛的基本轮廓逐渐显露了出来，此时就进入了雕刻门槛的第二道工序——磨平。“嘶，嘶，嘶”，一支宽阔的扁平凿子在凹凸不平的石面上以毫米级的速度来回打磨着，“呼，呼，呼”，张师傅边吹去泛起的石粉，边用手感知着打磨的效果。一块丑陋不堪的石头，经他这番操作，渐渐有了模样。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怀揣着好奇心，年少的我们常围在一旁观看，老“实”匠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要离远点，当心石粉迷了眼。

不久，一块有棱有角，清澈温润，平整如镜的门槛石就呈现在我们跟前，张师傅再用斧头轻斩，在镜面上刻一道道细密的石纹。就在我感到万分惋惜之际，他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门槛上会经常走人，刻上条纹是为了防滑，再好看的东西都要为人所用，否则就没有价值。”

石器看起来硬的很，其实它是个易损件，如石磨，用段时间后齿槽就会变浅，影响磨粉的效果。张师傅会主动上门，免费为磨盘翻新。

村东有座踩上去咯吱作响的小木桥，它是村里与外界联通的唯一纽带，有一年被山洪冲毁了。闻讯后，正在外地干活的老“实”匠带上工具迅速赶回，他想在原址上建座石桥。在乡亲们的帮衬下，他头天烈日，起早贪黑地挖石、运石、凿石、拼石、垒石，太辛苦了，实在无法支持，竟一跤跌倒在桥上，乡亲们含着泪将他救起送医。在那一刻，他有了自己正在变老，应收个徒弟把石匠手艺传下去的念头。女儿体弱肯定不行，“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他常对羡慕他的后生说。在他的鼓动下，真有个小伙子拜到他的门下，摒弃“手艺不外传”的习俗，老“实”匠竟有如此之胸襟。

感觉没过多少年，加工石器的机械就出现了。自此，人们就少见乃至根本看不到老“实”匠的身影了。这一晃数十年过去了，也不知他现居何方，可村里人经常回忆起他的能干、厚道，念叨最多的一句话是“那座石桥还是老‘实’匠修的”。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窗前飞过红嘴蓝鹊

□ 金艺

一只红嘴蓝鹊拖着飘逸的尾羽从书房窗前倏忽滑过，我赶紧摺下笔跑出门。红嘴蓝鹊喜欢群栖，有一只，应该就会有两只三只甚至更多只，如我所愿，5只红嘴蓝鹊“喳喳”叫着先后落在门外的香樟树上。

第一次见红嘴蓝鹊是多年前在贵州梵净山，雨后的夏日天空碧蓝，两只红嘴红爪的鸟停在一根黝黑的树干上，背部和尾巴淡蓝色，胸腹部白色，尾羽细长。它们鸣叫着似乎商量了一阵后，同时陡然飞起，翅膀如晶莹剔透的大扇贝一开一合，尾翼形如白色大裙摆，裙摆的两侧黑白相间，两根蓝色尾羽缎带般飘动，滑翔的姿势轻盈灵动又雍容华贵，我一时惊为天鸟。

同行人说这是红嘴蓝鹊，号称“鸟中西施”，在中国神话传说里是给西王母取食传信的“青鸟”的化身，我立刻想到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诗中被描绘为爱情使者的青鸟原来就是红嘴蓝鹊。

此后，我对红嘴蓝鹊念念不忘，但是在城里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么非凡的鸟，只有在生态特别好又人迹罕至的山林里才能一睹芳容吧。

两三年前的一天，我晚饭后在小区散步，路边一棵高大银杏树上传来“喳喳”“喳喳”的鸟鸣，我抬头张望，一个似曾相识的修长鸟影在枝叶间闪动，暮色渐浓，我极力伸长脖子也看不清轮廓，旋即它振翅一飞，衣袂飘飘的模样像极了我心心念念的红嘴蓝鹊，这上我激动了好半天。

这是一只贪玩晚归的红嘴蓝鹊吗？某个遥远森林的精灵飞到南昌城里来了吗？

几天后，3只红嘴蓝鹊在小区车行道上悠然踱步，看来红嘴蓝鹊真在小区落户，成了我的邻居，这之后，我时不时看见它们在房前屋后的樟树、桉树、枇杷树、海棠树间翩然滑过。

一个雪后的早晨，我用手机清晰地记录了红嘴蓝鹊吃海棠果的过程，它先是站立在积雪的枝丫上，张开一边翅膀，扭头用嘴梳理翅膀内衬洁白的羽毛，然后跳跃着去啄树上残留的海棠果，啄了一颗咽进嘴里，不够，又去啄另外一颗，我真担心它会和掰玉米的小熊一样掰了这个丢了那个，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它啄了片刻啄不下来，就用嘴巴果蒂果断从上往下折断，又叼起了一颗，衔着两颗果实，和同伴们在扬起的雪花中向远处飞去。

不仅是在我居住的小区，单位附近的小山坡，赣江边，都有红嘴蓝鹊的身影。某天清早，我驾车上班在岭北路口等红灯，两只红嘴蓝鹊从车窗前飞过，穿过交通指示灯，落在开满红花的夹竹桃树上，我的目光还没收回来，又有两只沿着同样的路径飞过。

前不久到陕西出差，看到红嘴蓝鹊出现在剪纸艺人剪的窗花里，老人家说她喜欢剪红嘴蓝鹊，特别是在柿子树上边飞边吃柿子的图案，寓意“鹤上枝头，事事如意”，很受欢迎。她娴熟的剪纸手法和红嘴蓝鹊飞翔的姿势一样丝滑，我请老人家现场剪了几张，欢欢喜喜带回来贴在窗户上。

这么美丽的鸟至少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吧？可是最新资料显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红嘴蓝鹊评估为无危物种，因为它适应性很强，可以在多种森林、村庄和公园生存，食物也不讲究，能吃农林害虫，也吃各种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分布范围广，种群趋势相对稳定。

我有点失落，似乎它没有那么珍贵了，可是转念一想，如果所有的鸟儿都不需要被列为国家一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有的鸟儿都是无危，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单位：江西省公安厅）